

我看书法的“破体”与“合体”

■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事物皆有其体,互相区别,绝不混淆。然而在同一类事物内部,则是常有“破体”与“合体”的现象,甚至引发基因突变,改变了原有的形体面貌,从而推动事物的进化发展。书法也是如此,在数千年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篆、隶、草、楷、行五种基本字体,它们既具象又抽象,明显区别于其它艺术种类。楷书形成后,仿佛再也没有产生新字体,然而其内部的演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五种字体的原形时常被打破,彼此融合,产生新体式、新风格,甚至新书体。可见,“破体”与“合体”就是推动书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关于“破体”

我认为,“破体”是书法创新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在创作中突破某种书体的原有形体规则,大胆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书体的笔法,体势,并且融合化一,从而创造出一种新书体或新风格。书史上,“破体”成功的典型就是东晋王献之。

王羲之早年的书法并没有完全摆脱章草的笔法体势,无论行书(如《姨母帖》)还是草书(如《长风帖》),大多是字字独立,一字之中行笔多次停顿,另外起笔转折换锋。王献之大胆劝说父亲改变这种带有章草痕迹的书体,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他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羲之听了却笑而不答。献之进而又说:“且法既不定,事贵通变,然古法亦局而执。”虽然在父亲面前碰了钉子,但他还是决心变通书体。王献之将张芝连绵不断的草书笔势与流美简易的行书形体融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张怀瓘)的新书体——行草,大获成功。例如,他的《中秋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米芾),直接开启了唐代狂草的先河。他在父辈权威面前,敢于突破古法陈规,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和

独特个性,推动了书体的发展。正如沈鹏先生指出的: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在我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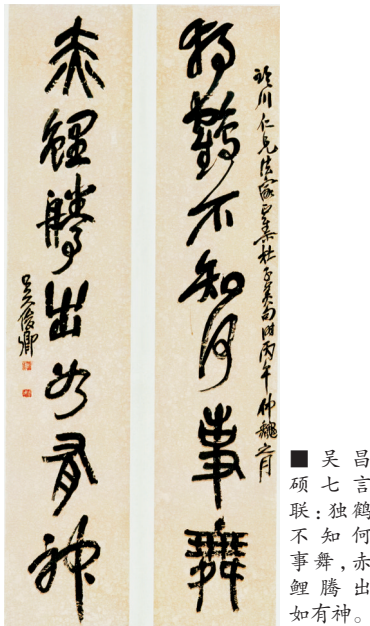
“破体”即破除书体的古法陈规,大胆将不同字体的元素融合化一。这种创新方法并不是始于东晋,而是几乎伴随着整个书法史。当一种书体已不适合时代需要,逐渐成为书法发展桎梏的时候,它必然会被打破。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将一种或多种字体的某些元素,与当时民间书写形态、笔法、习惯,以及自己的艺术个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新书体和新风格。例如,李斯的小篆、程邈的隶书、杜操的章草、钟繇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王献之的行草、张旭和怀素的狂草等,这些新书体的产生都是如此。书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家,无不都是敢于突破旧规,在书体的融合中创造新法的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人戴叔伦称赞怀素的狂草是“始从破体变风姿”。

关于“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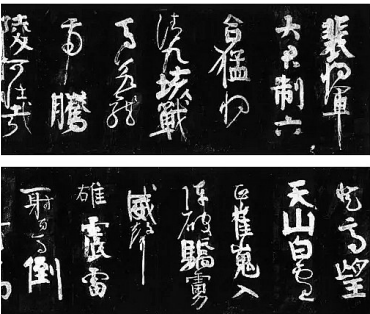
我认为,“合体”也是书法创新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在创作中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字体,集合于同一幅作品中,利用不同字体美感上的差异,形成艺术张力,使作品产生独特奇妙的艺术效果。

唐代颜真卿《裴将军诗》就是一件“合体”的奇品,具有很强的刺激力和形式感,明显不同于他的其它作品。而它奇特艺术效果的产生正是因为作品中集合了楷、草两种书体,由于两种书体间转接突兀,在碰撞中产生艺术张力。不过,颜真卿并无意创造一种非楷非草的新书体,作品中楷还是楷,草仍是草,但是集合于同一幅作品中时,便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现代吴昌硕也曾用“合体”的方法创作对联“独鹤不知何事舞,赤鲤腾出如有神。”这幅作品集合了篆、行、草三种书体,显得十分特别。就像颜真卿、吴昌硕一样,绝大多数书家对“合体书”只是偶一为之。而清代郑燮,却是真正想用“合体”的方法创造一种新书风。

郑燮将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合体”,甚至还“以画入书”。他将所有这一切都集合在同一幅作品中,若看单个字,可以明显分辨其书体,但从整体上看,你很难判断它到底属于何种字体的作品。它是不可名状的奇妙的“合体书”,是被人们称为“板桥体”的独特书



■吴昌硕
联:独鹤不知何事舞,赤鲤腾出如有神。



■(传)颜真卿 裴将军诗(局部)

风。由于他的书法深合隶书的基因,但又是一种与“八分书”(隶书)不同的书体,因此他戏称为“六分半书”。在书史上,郑燮是唯一用“合体”的方法创造出独特风格的书家,可谓空前绝后。他的“合体书”给仿佛日暮途穷的楷、行、草书,注入了新的生机。而且,在同一幅作品中多种字体同时呈现,显示了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彩,增加了作品耐人寻味的情趣和新奇的美感,对当时看惯了“馆阁体”和董赵书体的人们,在审美心理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破体”与“合体”的异同

从上述可见,“破体”与“合体”都是书史上书法创新发展的重要方法,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将不同字体的元素“融合”或“集合”于同一幅作品。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

一是“破体”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篆、隶、楷、行、草五种基本字体以外的新书体,例如草篆、隶楷、章草、行草、大草等。“合体”的结果是创造出作品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由于杂多的字体并没有融合化一,因此无法创造出一种新书体。

二是“破体”是“破而后合”,它破除了原有字体形态,将字形、笔法、姿态等元素重新整合,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原有书体的新书体,例如《鬻宝子碑》《华山神庙碑》(北周赵文渊)就是用楷书的元素突破了隶书固有形体,创造出非隶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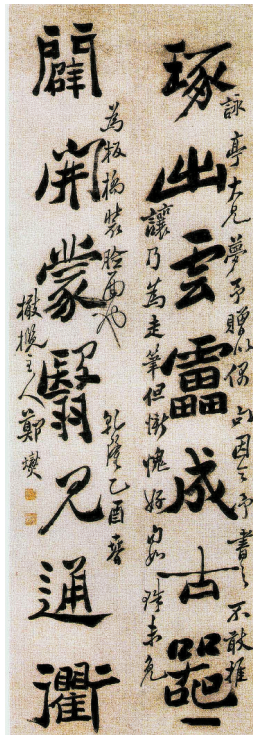
楷的新书体。“合体”则是“合而不破”,作品中的字仍然保留着字体的原有形态、笔法。

三是“破体”通常是两种相近字体例如隶与草、隶与楷、楷与行、行与草的融合化一;在“破体书”的作品中,单个字其原来字体特征并不明显。而“合体”是将两种以上的字体杂多集合,其字体并不相近,例如篆与草、楷与草;在“合体书”的同一幅作品中,其单个字仍然保留着原来字体的形式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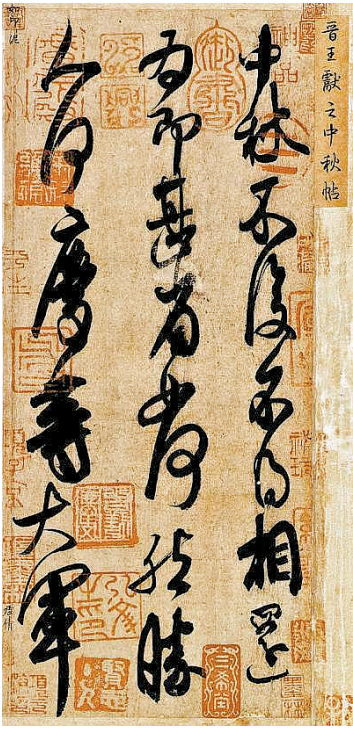
四是“破体书”通常都具有笔法的统一性,作品的书写也有统一的节奏韵律,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合体书”则很难达成统一的笔法,由于是不同书体字的集合,书写节奏韵律反差很大,往往杂乱无章,作品几成拼盘。

五是“破体”成功形成新的书体或书风以后,后继有人,后世书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发展,推陈出新。例如,在王献之“一笔书”的影响下,张旭创造了狂草;而徐渭、傅山取行书字形,以大草的笔势书写行书的体式,创造出独特草书风格。“合体”看起来容易,实则至难,几成绝响。因为诸体兼擅、学养深厚、又有性情的书家极少,所以后继无人。例如,“板桥体”创立后,效仿者寥寥无几,没有受其影响而成功的书家。

总之,在张公者先生的倡导下,书法界对“破体”与“合体”的讨论正方兴未艾,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对于这两种重要的书法创新方法,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汲取,当代亦不乏“破体”成功的书家如张海、王镛、石开等。事实证明,书法中不同的字体就像生物界不同的物种一样,如果把它们“杂交”,定会产生别具一格的风采。



■郑板桥 书法七言联



■王献之 中秋帖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东莞学术创作基地揭牌

日前,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东莞学术创作基地落户企石镇东莞市红岭美术馆,广东省民政厅原副巡视员、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王世国,赴东莞市书法家协会第一批名家工作室——黄品功书法工作室参观指导,并为学术创作基地正式揭牌。

王世国一行参观了基地的相关设施和正在展出的“黄品功书法艺术工作室导师成员临摹作品展”,该展览共展出工作室导师团队成员25位书法篆刻家的临摹作品近100件,所展作品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全,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全面展示了导师

团队的整体临摹能力和综合水平。王世国主席现场对企石镇书法作者的作品进行了点评、指导。他表示,东莞市书坛的飞跃发展和壮大,既得益于东莞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又得力于协会自身雄厚的经济能力和策划组织能力。东莞是全国

的第一个“中国书法之乡”,又是广东省书法最高奖“南雅奖”永久落户之地,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源、健全的组织奖励机制、经验丰富的临创书家,无疑为东莞书法的繁荣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信东莞书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